

# 鳳雙飛全傳

長篇唱詞說部



# 鳳雙飛全傳目次

##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愛英才郭公拔士      | 點會元張景馳名      | 一   |
| 第二回  | 封義子聖主識奇童     | 證三生仙郎逢舊友     | 二五  |
| 第三回  | 感異夢善人辭世      | 信邪言蕩子尋花      | 六〇  |
| 第四回  | 賺癡情晚芳亭上訂虛盟   | 妬同心鳳凰臺下興誹謗   | 九六  |
| 第五回  | 老豔引狂蜂累及柔枝遭損折 | 姣花避急雨終逢浪蝶飽偷香 | 一三七 |
| 第六回  | 鬧書樓珠還合浦      | 謁侯門琴遇知音      | 一七三 |
| 第七回  | 進美人奸官黑心迷幼主   | 聽吹笙頑童肉眼識神仙   | 二一八 |
| 第八回  | 好弟兄愛極反成仇     | 假相知禍人偏得福     | 二五二 |
| 第九回  | 索愛臣儲君出禁苑     | 殺淫僧公子鬧菩提     | 二九一 |
| 卷二   |              |              |     |
| 第十回  | 忿流言折壁分珠      | 送征人離鸞泣鳳      | 一   |
| 第十一回 | 諫新君親臣移外任     | 賀生辰狹路遇冤家     | 三六  |
| 第十二回 | 永北城兩帥大交兵     | 騰越州雙雄同受縛     | 七六  |

第十三回 白無雙捨身謀賊

張靈雀奉旨救親……………一二〇

第十四回 識天時女帥附中華

用人謀將軍誅逆后……………一六四

第十五回 正法破傍門王子奮威連敗賊

美人換寶馬無雙失意再投番……………二一二

第十六回 攀龍嶺小將捉妖僧

探虎穴重墮殄大逆……………二五八

第十七回 遞情詞奸雄挑麗質

破陰謀俠女斬淫徒……………三〇三

## 卷二

第十八回 靜海王無心陌路救嫖娼

俏佳人有意移舟招吉士……………一

第十九回 鬧朝房奸臣下獄

勸淫娃聖主決疑……………四〇

第二十回 天緣合夢鮑夫人貴府看東床

敵仇爲婚郭殿下蘭房續佳偶……………七五

第二十一回 衆賢良朝堂論奸宦

一英雄旅店遇強徒……………一一〇

第二十二回 貪財殞命青州府壯士除奸

盜寶傷身譚城驛武師擒寇……………一四八

第二十三回 義服英雄楚家莊盜魁納款

情深伉儷濟南城王子求仙……………一八八

第二十四回 麻姑仙巧指蓬萊道

郭重瞳錯認武陵源……………二三〇

第二十五回 貴將軍任俠判嫖娼

莽少年枷號遊街市……………二六七

第二十六回 一語犯天顏張都督有心辭貴寵

羣奸施毒計郭將軍無罪謫風流……………三〇八

## 卷四

|       |               |     |
|-------|---------------|-----|
| 第二十七回 | 難星過度真小姐辱處邀榮   | 一   |
| 第二十八回 | 比頑童奸雄輸愛妾      | 四三  |
| 第二十九回 | 明諧花燭沐夫人窮究玉樓詞  | 八七  |
| 第三十回  | 傾蓋感心同離而合妙容從誓約 | 一三一 |
| 第三十一回 | 虛名實累鮑香兒屈受虎狼刑  | 一七三 |
| 第三十二回 | 三虎鬧華堂案牒無憑空受辱  | 二一五 |
| 第三十三回 | 思鄉念切登州城二美寄書   | 二五八 |
| 第三十四回 | 賽六郎喪心謀至感      | 三〇一 |

# 卷五

|       |             |     |
|-------|-------------|-----|
| 第三十五回 | 郭將軍盆冤得雪復整天  | 一   |
| 第三十六回 | 破瓊州真姬被擄     | 三九  |
| 第三十七回 | 蠻公主空設三奇計    | 七七  |
| 第三十八回 | 雙姊妹義救慕容珠    | 一二〇 |
| 第三十九回 | 爲良人美女盜奇丹    | 一五四 |
| 第四十回  | 運神機元戎破妖后    | 一九三 |
| 第四十一回 | 靖妖氛王子奏奇功    | 二二〇 |
| 第四十二回 | 楊一清智激監軍謀除國患 | 二六一 |

|               |     |
|---------------|-----|
| 沐都督功績已成重失地    | 一   |
| 築金臺王子專征       | 三九  |
| 大元戎連拔兩雄州      | 七七  |
| 一英雄誤入無門陣      | 一二〇 |
| 堅巧計蛟精棄陵水      | 一五四 |
| 遭急難教習認親兒      | 一九三 |
| 掃賊寨張郎除宿患      | 二二〇 |
| 明天子恩加義弟寵錫龍章   | 二六一 |
| 舊好重來張逸少福中生禍   | 一   |
| 訪同胞遣使下東洋      | 四三  |
| 暗約佳期張都督空回巫峽夢  | 八七  |
| 深閨談大義易而難博士守初心 | 一三一 |
| 枉已從人何武師勉試崑崙技  | 一七三 |
| 一疏辭禁苑忠言有驗再加恩  | 二一五 |
| 報憤心偏三仙島羣奸敗績   | 二五八 |
| 勝子都剖腹救良朋      | 三〇一 |

第四十三回

賜金蓮洞房迎淑女

評玉貌雪夜宴嬋娟……………二九六

卷六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一

第四十五回

擾河南風子肆強梁

雪父恨蛾眉伸大志……………五〇

第四十六回

女英雄假降平賊寇貴戚班師

巧神僊降筆證前緣才人得偶……………九四

第四十七回

玉殿辭婚建昌侯空逢傾國色

銀屏藏美勝子都醉攪洞房春……………一三五

第四十八回

賜榮歸王子祭先塋

悲往事張郎題舊壁……………一七七

第四十九回

避暑獨眠私通兩婢

京都故國喜產雙兒……………二二〇

第五十回

罪烏釋樊籠總是因情及愛

罡風吹畫閣幾成碎玉飄香……………二六六

第五十一回

英雄削色女將軍激父罵賢徒

閨閣傷和勝子都辱妻鞭愛婢……………三〇六

第五十二回

金屋閒情遍詠風花雪月

玉堂佳話演成富貴神仙……………三四八

# 鳳雙飛全傳 卷六

## 第四十四回 拔山俊傑難回少女堅心 夙世姻緣終賴神仙助力

話說郭殿下這一日午後。閒坐外廳。正與逸少講話。却好楚凌霄進來稟事。這位張都督是個好動之人。不厭煩坐着呆聽。就往內堂而走。不一回。凌霄退出。郭殿下也就進來。那知到正房姊弟二人一齊不見。宮裏當官。且二夫人偶染小恙。夫人親去看他。侯爺進來。曉得夫人不在。就往西樓下去了。凌霄道。可有別人同去。宮裏道。是單身。只有何夫人先一回去看慕容公主。此刻大抵還在那裏。凌霄聽了。又觸着心事。隨即走過西角門。一頭原好西樓。本是與正房一並的。不過是天井隔開。圍牆上另有牆門。門外却是一條過路。一頭通進內裏角門。一頭原好走到外邊去的。凌霄走到過路。只見這牆門虛掩。內有噴笑之聲。正像逸少與人講話。(喝)即時步到當門處。門縫睜睛望裏邊。果見張郎朝內立。庭心簇擁衆丫環。中堂並立身朝外。正是蠻姬與淡烟。也不知甚麼東西拿在手。大家觀看笑聲連。須臾又見張賢弟。接過收藏入袖間。稱謝連聲還奉揖。慕容公主變容顏。口稱此寶非常物。是我家藏數十年。與爾閑觀誰送你。這般皮賴與人纏。(白)逸少笑道。你雖不曾送我。我却心內要他。拼也對你作了。還有甚麼說。公主道。物各有主。若說作了個揖。就要送你。也沒有這許多。逸少道。值甚希奇。我見了上方寶玩。只要拿在手謝了恩。也就是我的了。難道對你作了揖。還說不該。公主道。我不曾做皇帝。莫說作揖。就是磕頭。也沒用的。快些還我。(喝)張都督聽此言。哈哈一笑。把頭顱。這便是生成沒有君王量。因此上枉領雄兵率戰船。大事絲毫成不得。歸根原是一嬋娟。然而尚有言堪解。你的家財值萬千。向日皆爲我輩有。若然主帥不交還。可知一件非君物。幸得歸還件件全。難道就這點人情都不看。

算來也是理當然。娘娘聽說心焦躁，這等言詞忒泛疊。主帥還歸他好意，不會要你去周全。因何就要將情謝？如此貪財枉做官。說罷便推何姊姊。淡烟也道莫喧頑，上前要把奇珍奪。皮賴張郎更不還，意欲將身朝外走。娘娘頓足喚丫環，衆環答應忙拖住。亂扯衣衿笑口喧，逸少但將雙袖灑。面前跌倒一鳴驚，被他跨過飛身出。白淡烟見他出來，就望東邊一閃。唱逸少開門不細看，竟往西邊跑了去。慕容公主怒冲冠，慌忙趕出人無影。猜道他身往內堂，吼了一聲眉倒豎。剛剛舉步向東彎，那知正與重陽遇。倒把裙釵弼一參，自覺心虛難再走。回身灑袖立端然，白凌雲作問道。要往那裏去，這般要緊。公主見他開了金口，只得答道。要問張都督討一件東西，凌雲聽了也不再問。竟走進門來，公主也只得跟着進去。衆婢女見了這位王爺，心內想道。甚麼風吹到這裏，却又怕他一個個低頭垂手而立。凌雲走到樓下，見了淡烟，大家坐定。方問公主道。要尋逸少討甚麼東西？公主一想道。這倒不要緊，便答道。二姊姊在此閑話，不期張都督也走了來。俺因天色嚴寒，想起箱內有一件辟寒玉的連環帶扣，特地尋來。幸喜不曾遺失，張都督要看。俺就遞與他，不料見財起意，他竟放在袖中。俺不肯與他，他又說了許多混話，往外就跑。所以要問他取討。凌雲聽罷，不覺微笑道。他的寶玩不少，那裏真要起這副帶環來？想是見你着忙，故意如此耳。公主想道。你所愛之人，自然總是有理的。只有我一舉一動，就是不該，便說雖然如此，我却不慣與他作耍。怎麼這等稀奇？凌雲道。他生性這般，何足爲怪。剛纔也不會進去，你若往外面尋他，殊覺不雅。少刻待我去問他取來，還你便了。唱娘娘聽得言如此，方把心焦變喜歡。代主殷勤諸婢女，香茶潔點獻金盤。王義弟坐朝南，慢嘗茶味好天泉。凝眸再把裙釵視，腹內躊躇打算盤。若論此人行動處，原非貞靜頗輕儇。爲甚麼前宵偶爾和他戲，就要生嗔口出蠻。連日內房都不定，今朝還是冷相看。想是我天生不帶風流骨，強學溫存亦未諳。難配傾城傾國貌，因而對我總無歡。算來莫過張賢弟，人品風流色又貪。婦女相逢皆合譜，配他方是好姻緣。粗中有細，何人虎。

忽見重瞳注目觀。心內猜疑真作怪。莫非有甚話兒談。當時立起忙辭別。公主娘娘更不安。(白)一把扯住了道。你說要來吃酒。怎麼又要去了。淡烟道。我想着一事。今日沒有工夫。明日來罷。公主道。你有什么事。可是要去陪楚大官人。淡烟笑道。然也。你若留我。他要惱的。郭殿下聽他說話有因。也是暗笑。恰好吃完了茶。立起來就走了出去。淡烟道。何如。你拉住我。他惱着去了。公主也笑道。他非爲我。實是爲你而來。你若坐在此間。包管還會縮轉來。淡烟道。你說我。我總不怕。竟依你坐着。看他可會轉來。(唱)說罷將身重坐下。丫環不再把茶煎。紅爐煖酒排杯簇。幾味佳肴果品兼。姊妹雙雙相對飲。看那風飄窗外雪綿綿。書中再講張都督。搶了玲瓏玉扣環。兄長瞧他竟未曉。(白)在西首穿了出來。他的脚步。比馬還走得快。(唱)歸家竟進碧梧軒。書房之內尋師父。只見他閉了雙睛榻上眠。人進房來都不曉。稱奇便坐榻床沿。仰身斜靠他身體。一手將他頸上扳。連叫幾聲不答應。心焦又把耳根擰。夢中驚醒何無敵。兩眼睜開看上邊。見了賢徒方喝道。爲何這等與人纏。張郎笑說真奇怪。向日猶如虎一般。夜裏雖眠心不憐。猫行鼠叫總相關。今朝爲甚神昏瞋。白日青天四體癱。要睡不回房裏睡。可知是夜來差使太艱難。因而出外將身躲。幸是爲徒到此間。倘或冤家逢刺客。頭兒割去怎追還。世威吓道。休胡說。我做人身五十年。便說道。獨處多時重有婦。看來也只是雲烟。豈像你茅廬乍出無分曉。見色沉迷命也拚。整日在女子堆中。歇打混。胭脂花粉。遍身沾。(白)逸少笑道。我竟算如此。却還是氣爽神清。你卻不沉迷。到底爲甚麼這般好睡。世威道。你從小至大。也不會當過甚麼勞碌差使。所以如今只曉得近了女色。便是勞碌。殊不知我做你這個師父。真是頭等苦差。(唱)雖說道小時教你刀鎗技。資質聰明竟未難。一自身榮君賜宅。家庭盡托我當權。外邊若有艱難事。那怕天光熱與寒。帶月披星勞不惜。櫛風沐雨跨征鞍。程途不記常奔走。目下雖稱二品官。食祿豈爲君國事。依然代你管家園。卽如近日賢昆玉。相繼成親結鳳鸞。外事總須尋着我。匆忙兩月有餘寬。昨宵纔得諸

般了。結算清查賬兩盤。血肉人身非鐵打。也有些心煩意悶打頭眩。不望你主人稱讚家奴好。還要來豎曳橫拖信口喃。反把那躲避差審識誚我。豈非是個黑心肝。哈哈一笑張都督。原來爲如此勤勞心血乾。我竟忘懷真有罪。此時說透細根源。果然受苦皆因我。累你年高體不安。幸喜如今忙過了。我該調養做醫官。秤一斤人參與你朝朝吃。補好精神便復原。(自)世威笑道。我無病爲甚要吃起參來。還請你留着自己調養。省得斷喪出病來。又要師父師父的叫。我逸少笑道。甚麼倒運。這等咒人。既不要吃參。待我揀一個絕標緻最溫誠的婢女。與你隨身伏事。以娛老景。何如。世威道。更加多謝。我不是這等骨頭。逸少道。這又不。却就難了。不當初沒有兒子。還說靠我養老送終。如今有了令郎。料想不要我置辦衣衾棺槨。只好待你百年之後。多哭幾場。着三年孝罷。世威道。這些身後之事。越發與我無干。逸少道。若然如此。畢竟怎樣纔好。難道要我殺身相報不成。世威道。這也不敢。只要你心內得知。見我要快活時。由我多快活快活。就儘足夠了。逸少笑道。長篇闊論說了許多。原來只怪我叫醒了你。如今你還來睡着。我自講話。也算快活的了。再把這一件遠來的寶貝。與你看何如。(唱)教習回言承照顧。有言還請坐而談。這般躺在人身上。模樣須知不好看。倘然被殿下走來瞧見了。你還叱罵我羞慚。張郎又道。無妨事。目下區區非幼年。妻妾滿房人盡曉。憑他老犬性威嚴。多時竟不加拘束。況且分居在兩邊。我倒覺兩耳清閑無趣味。就是他走來罵我也愿承擔。武師笑道。誠如此。便把奇珍借我觀。逸少聞言方舉手。袖中取出玉連環。世威仰面凝眸視。但覺得熱氣侵人似火炎。色似珊瑚明更美。良工琢就淨無斑。當時贊道真奇物。此玉曾聞號辟寒。除了上房何處有。想必是官家賜你在金鑾。(自)逸少道。並非上賜。實是搶來的。便把慕容珠公主。與他觀看之話說了一遍。世威道。既是女子手內的東西。搶他則甚。難道學那金蝴蝶碧玉釵的故事。在重瞳面上。只怕也有些不好意思。逸少道。我又不真。要搶他。不過見他過於珍重。所以與他玩玩。少刻就送還他的。你又來多慮了。世威正待再說下去。忽聽得脚步之

聲。回轉頭來。只見郭殿下已走進房內。急要起身。却被逸少一把捺住。又對凌雲道。師父告我勞碌。所以要睡。你正快些坐了。省得又掙扎起來。郭殿下見他這等行爲。忍着氣倒笑道。武師勞碌。坐坐何妨。我只問你到底是個男妖。還是個女怪。逸少道。這話是那裏說起。凌雲道。我只爲你對了女人。常無中生有的打混。見了男子。又要死來活去的啼調。所以問問。逸少笑道。原來如此。我原是雌雄的。你難道一向不知。今日還要問我。(喝)說罷翻身方坐起。抵椿受罵再消閑。那曉得重瞳非但無噴責。越是温和好面顏。說起方纔樓下事。想是你有心借此與他頑。思量成就鴛鴦偶。但是無媒不可言。須待我撮合佳人來嫁你。貼這些箱中寶物當妝奩。張郎聽意茫然。兩眼睜睜放玉環。我的性情兄素曉。不修邊幅怕人談。搶環實是閑遊戲。你竟多心是這般。說出驚人奇絕話。全不像多年相好弟兄看。重瞳答道非因此。我已留心數月前。只爲家中多事故。匆忙之際未曾言。如今稍覺身安靜。特地前來講一番。既曉多年爲好友。須知相贈玉嬋娟。定非惡意來相害。何用裝腔又避嫌。(自)逸少道。你自然是一片好心。但我想到底替你不信。(喝)若說你一向不貪花色者。雖云達禮效先賢。也由眼內無當意。因此上寡慾清心了二十年。到如今幸有名花天賜與。若將姿色論媼妍。此人要算人間少。八面風流十相全。比我家姊妹生來還奪目。諒兄無可再憎嫌。若說爲從前斷殺有懷恨。他既投降萬事捐。你有何仇還未釋。若說怕妻房妒忌要拈酸。我家姊妹須知道。爲了他身命也拚。麗玉爲人尤達理。何愁閨閣動爭端。若說怕色多縱慾傷身命。我有雙妻與衆環。你的才能強似我。拔山蓋世久聞傳。收他也只成三位。又不是粉黛成羣應接難。何故必須相轉送。瓦兒太薄厚於磚。重瞳笑道都非也。我的真心不用瞞。實爲他身容太美。我非宋玉與潘安。況兼性寡閨房好。金屋藏姦亦枉然。相女配夫從古說。美人難配薄情男。(自)逸少大笑道。這句話又謙得太過了。從來女子重色。男子重才。就說相女配夫。也只要郎才女貌而已。你的雄才大略。已是四海聞名。就算相貌不大風流。却也人人

贊賞。他在沙場上。料也心輸意服。方肯屈膝投降。若果只愛姿容。早已嫁了白秀崑了。還等到今日嫁我麼。凌雲道。秀崑雖美。比到你的骨相。自是天壤相懸。豈可一例而論。逸少道。竟算我比秀崑生得高些。豈不知有一句俗語。叫做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裏愛。或者你看我風流有致。他看我便面目可憎。你自己便道冷落無情。他看你偏像潘安。宋玉。這便怎麼處。凌雲正色道。天下眼睛若有這般各別。真是瞠人反背了。何世威在榻上聽他們議論得新鮮。也笑得忍耐不住。一骨碌坐起來道。小可要來插口。天下眼睛果然不到這般各別。然而憐才愛貌。却也要看他本心。殿下幾時可也曾探過那慕容珠公主的口氣麼。凌雲道。若對別個。我也不提。武師一向與我們骨肉看承。何妨細說。他的口內固然不曾說甚麼。然而看其神情。就可得知心事。一向在軍營之內。他從不怕人。我若有甚指揮。他也忻然奉令。這原是衆目所見的。(唱)自從奏凱回京後。同住家庭反避嫌。偶或相逢於內室。就如芒刺滿衣衫。坐身不穩如飛去。畏懼尤勝戎馬間。以此看來何用說。可知不是並頭蓮。然而我不將他怪。但恐他身沒靠山。豈不是徒費招降心幾許。何殊身死戰場前。若教嫁了平常輩。非但他身意不甘。我也心傷難自忍。因而在此代周旋。(白)逸少笑道。這些外行話。只有你講得出來。須曉得他雖具英雄。到底是個女子。在軍營裏邊名分未定。自然要像將官一樣。聽你的指揮。及至如今。姊姊既把他接了過去。就像夫妻名分了。你若與他光明成禮。他怕道還有甚麼推辭。你既這等不明不白的冷攔他。他自然也有些不悅。不與你吵鬧。就算他的清高。難道還肯像白秀崑一樣不怕羞慚。躺在床上來就你麼。凌雲怒道。我與你說正經話。你却講些混話。我沒這閑口舌。與你調情做趣。只問你到底要他不要。逸少道。要他便怎麼。不要他便怎麼。凌雲道。若要他。我就認真打點。若果不要他。我也就把他另擇良姻。料想偌大乾坤。也決不獨你一個人種。張都督聽他言詞決裂。方纔想了一回。重又笑道。我的好色。久已出名。這等女人。若說不要。真是瞠人反背了。只是有三件難處。也要與你細細商量。(唱)第一來此人相貌雖然美。往日常聞二姊言。性氣剛強兼執拗。行爲止稱自心田。如今對你雖疎冷。與

他這駙馬仍如一體連。若要逼他重改嫁，恐防發惱氣沖天。第二來我家姊姊雖聰慧，萬事通和禮貌嫻，獨有那癡性比男還較勝。生生死死把他憐，縱教愛護親兄弟，未必甘心讓美娟。若聽此言他必惱，還要怪我起意奪良緣。第三來你家妻妾人人淑，我的渾家個個尖。妒忌之心人盡有，瓊花凶狠不須言。若妙容外貌雖溫雅，內裏陰柔頗帶奸。深結瓊花而自固，真如猛虎翼增添。此時便平分天下猶安穩，若再要暗地輸金斷不然。以此我身難自主，並非與你故拿班。重曠聽了嘖還笑，見識原來只這些。理法綢繆未曉，常云夫乃婦之天。我身主意安排定，令姊無從再作難。至若蠻姬雖勇猛，與其一世守孤單。擇婚遣嫁非吾過，豈若真同木石頑。你既畏妻如畏虎，自然不敢與他談。只消原當無其事，待我留心數日間。各處調停都穩妥，那時送你去登山。方不愧子都名號天生俊，消受風流在少年。又省得到處狐儉并鼠竊，心驚膽戰嬉丫環。大才小用真冤枉，也把個好色名兒身上擔。逸少口中雖答應，心中總曉事艱難。世威也把賢徒笑，從小強梁做事蠻。再不道婦女施爲能制你，強梁蠻得軟如綿。將來必拜都元帥，豈止封侯萬戶銜。（自）逸少笑道：我已做故一任副元帥，要陞都元帥也容易。只怕老大大要做這個連和六國的都丞相，倒有些費力。凌雲道：你譬如沒有這事，任我做去便了。逸少道：任你去做，還要做得次序周到些。第一要姊姊與那慕容公主心服，方不怪着我家內人。第二還要你說自己主張，切不可累我受責。凌雲道：這些話還要你吩咐，我也不是吃飯長大的人了。逸少聽了，方纔閉口不言。凌雲坐了一回，就在書房吃了夜飯，又取了這幅帶環，方纔分散。張都督走到內房，果然切不提。凌雲回到正室，就把這帶扣交與夫人。飛香看了道：這是珠娘之物，幾時送於相公。凌雲道：並非送我，乃是被令弟搶去。我特地替他討回來的。飛香笑道：這等事只有逸少會做。日間我不在房，難道就往西樓下放槍的麼。凌雲道：然也。我有一事正要與夫人商議。（鳴）說罷便叫諸環退，自家隨後把門關。回身相對夫人坐，方把那心事分明訴一番。夫人聽了鎖眉尖，半晌沉吟變玉顏。啓口

連聲稱不可。相公雖是好心田，無如此女心剛烈。可記得招降在海灘，也費了多少精神方貼服。如今日久幸相安，君雖未與成連理，彼亦毫無怨恨言。只指望與我相依心願畢，想來情景堪憐。若然要把他重嫁，非但吾心有缺然，他斷不能從此命。反教烈火透泥丸，況且性急非我輩。抱忿難伸命必捐，却不是一片好心反變惡。從前辛苦化浮烟，非是我爲妻不聽賢君話。端的爲事勢生成在兩難，君若誠心憐此女，又非境界隔天淵。今宵便可西樓去，安慰淒涼共枕眠。方是至情並至禮，如何反出計新鮮。飛香口說重瞳笑，足感夫人是大賢。無奈那世上夫妻多錯配，我身又是性情偏。生平不解溫存調，若與姣娃共枕眠。冷氣逼他先要走，休說道爲雲爲雨上巫山。因而想把他人嫁，並不是與你爲仇學。泛蠶（色）夫人也笑道：好好人身又不是鬼怪，爲何就有冷氣透出來。況且你前日口風也要與他做了暗中夫婦。爲何你今日又變調頭，凌雲道：我初意原要如此。無奈他的情性與我各別，若有些情分，爲甚麼前日這般罵我。又要賭氣不來，飛香道：却原來怪他避了你。所以起出這條惡心，明日我就吩咐不要回避便了。凌雲道：避我雖然可惡，然而要把他嫁與逸少，又是我的好心。你既硬派我是惡意，我就認了也不妨。若要與逸少一般對着妻子罰神賭咒，又是不會的。夫人既能吩咐他不要避，又何不就把我的話吩咐了他。他也再無不聽之理。夫人道：好心惡心總也不必討論了。（也）但據我身心內想，你和逸少幼年間，情相合，意相連，雙鳳齊飛名久傳，相貌雖殊無上下。論才還是你居先，珠兒既不將君愛，可知是癖性天生愿守單。逸少又非無正室，縱教美俊似神仙。他身性格吾深曉，斷不琵琶別調彈。君若自無留戀意，從今不必再相關。任他一世相隨我，譬若同居在海山。可保終身無變動，何消蛇足又重添。重聽聽說心煩惱，匠耐夫人太執偏。女嫁男婚從古禮，陰陽配合秉乎天。他身縱使甘孤獨，我做媒人意已堅。又不是將就婚姻隨處送，須曉得同胞手足本相連。嫁他豈弱於隨你，還使他育女生男勝一肩。若說爲與你分離心不忍，縱來同宅豈相懸。

儘堪來往仍如舊。相敘何妨盡日談。我的話兒都說到。此心亦可對蒼天。你身也是聰明質。何不推情稍曲全。難道也學了多能賢嫂嫂。必要我低頭奉告尊前。夫人聽彼言詞厲。也覺心焦不耐煩。耐氣正因拘禮法。嘿然無語倚床欄。(自)郭殿下一時動氣。便說了這幾句。及見飛香小姐半晌不言。忽又自悔道。他却不見不是。這般聲色。豈可對他。(唱)夫妻有禮須和敬。收拾威風復舊顏。出坐登床攜玉手。問妻何故不回言。夫人良久方纔道。君既心如鐵石堅。妾有何言重勸阻。但憑作主嫁嬋娟。(自)凌雲道。主意雖我作。也要夫人先與他說明。免得臨時跋步。飛香道。既能作主。何不與他當面說明。或者他還畏威貼服。若用我說。又是多費周章。凌雲笑道。你是我的夫人。他是你的令正。自然要你做個通事。況且閨房作事。不比戰場。我雖不順人情。也決不咸加婦女。夫人若肯見諒。務必代我一言。飛香道。代言容易。他若不聽。却與我無干。凌雲道。夫人若肯用心。我可保他必聽。飛香道。你既執着這個死法。他若然不聽。竟是不肯用心了。只却到要拉住你。與他三面對講。講凌雲道。我若與他對面。又覺不便了。飛香道。有何不便。你只是不肯折這口氣。自己勸他而已。既然不肯見他。我還有一法。明日黃昏。我去請他到來。你只坐在紗窗之內。聽我勸他。肯與不肯。就彼此明白了。(唱)重瞳笑道。依卿論。幫襯還須用淡烟。只有東樓張麗玉。過於誠實少輕權。明朝且慢和他說。免得那事未成功。先鬧傳。(自)飛香道。他是個無用之人。瞞他幾日。極是容易。(唱)但是你既曉沐家賢弟婦。事成那得把我瞞。倘然一怒從天攪。好事多磨又不全。王子回言休過慮。珠娘但肯把頭顱。我身豈無知音者。為好須當在兩邊。就把他當作同胞親姊妹。一般光彩備妝奩。再把那沐家弟婦當場托。縱使他身意不甘。官室千金總達理。焉能再把面皮翻。至於花燭成親後。也不能威勢相加妾媵看。逸少况兼非似我。自然有法向君前。替他討得花封誥。一樣光輝戴鳳冠。王子說完多少話。飛香小姐更心酸。算來無可重推托。口內應承淚已含。暖風日。把夫觀。本是堂堂七尺男。舉動言詞皆合理。雖然貌外有威嚴。此時見我心生

怪立變溫和口舌圓。斂伏雄心爲笑語。何嘗冷氣逼人寒。况非木偶無情慾。獨到這美貌人兒偏不喜。歡思量到此渾難解。真箇是前生不注好姻緣。勉強寬衣歸綉被。珠淚頻將玉指彈。（自）郭殿下也曉得他理不能達。情猶未忍。又婉言再三開導。飛香小姐見他如此殷勤。不覺歎道。逸少何故自己貪圖美色。要害別人。這等費心。凌雲驚道。這是我主張。關得逸少甚事。勸你到不要先去埋怨他。飛香道。他若不曾說起。你也決不思量。我雖不去埋怨他。知道却是知道的。（唱）重瞳又道毫無有。你若將他這等冤。使我愈加難過意。直須立誓向燈前。夫人失笑稱言重。你只知將逸少憐。說到那時心就急。也能立誓與呼天。可知婦女真堪薄。相送宜乎是理然。這幾句說得重瞳無對答。算來只好竟承擔。（自）到了天明起身梳洗出房。就被天子召進豹房。同了張都督賞雪飲酒。楚凌霄隨侍殿前。何淡烟坐在家中。也覺沒趣。申牌時候。就着自己廚房。備了小酌。特請慕容公主與二位夫人。到房同坐。飲酒賞雪。飛香小姐就把這辟寒玉的帶環交還公主。公主不知其故。甚是歡喜。又對飛香說。這張都督許多皮頑光景。大家笑了一回。飲到席終。上了燈燭。飛香問道。楚將軍可曾回來。環答道。回來的了。因曉得各位夫人在此。所以走過東府中去了。公主道。既如此。我們去罷。不要攔攔他們。淡烟道。休說這些鬼話。你們若去看我。跟着去坐半夜回來。飛香道。賢妹有興。便同去走走也好的。說罷。就着婢女掌燈。四個人一淘而走。麗玉小姐本來不會吃酒。被淡烟勸了幾杯。已醉得立脚不定。走到自己房前。先自作別上樓睡了。公主也吃得半醉。因這玉環上的情面。已把前日之怨。丟過半邊。又與淡烟說笑。得高興。竟同走到正房。方纔坐定。飛香一想。人便同了來。不知丈夫還在何處。只做解手走進內房。原來郭殿下當心此事。辭駕回來。早已坐在紗窗之內了。幾個丫環受了吩咐。也絕不做聲。飛香見他已在坐等。便喚淡烟與公主同進內房。隨意而坐。然後衆丫環泡上茶來。公主一面吃。一面笑道。茶味甚好。今夜要吃到五更。那個走了。不是好漢。飛香也笑道。二妹是個好漢。你這話難不倒他。公主道。你是不大出去。所以不知。我常在外邊。却是曉得。楚凌霄與他。真是一對日間走到家裏。就不

肯出房的。何況夜間。飛香道。他們是一夫一婦。又沒有家務匆忙。自然如此。不然可也寂寞。淡烟道。我們兩個都是粗人。就坐在一處。也不過談弓說劍。飲酒食肉而已。你的性情。這般風流放蕩。真虧沒個男子。到你房內來。若是進來。不知還要怎麼樣。公主聽了。就把反手一掌。淡烟把身子一閃。只聽得豁啣一聲。早已推開了一扇窗紗。(喝)郭殿下。坐床前。倒被他們嚇一參。虧得個伶俐。環窗外立。忙伸一手。就來關。二人不曉重睡在。忍笑仍然坐兩邊。公主將身檯上靠。適逢檯上有書篇。大都總是詩文稿。信手抽來燭下翻。(自)只見書上面寫着燕京雜詠四字。便問道。這是殿下的詩稿麼。飛香道。他自來不喜做詩。所以沒甚詩稿。這本詩稿。還是逸少小時初進京來做的。(喝)我與他姊弟分離經五載。歸來此稿尚依然。因而在此重翻閱。雖是他身信筆填。却有京城諸景物。不妨看看也消閑。娘娘笑道。誠如此。他的爲人半像顛。料想言詞無正道。做來必像口中言。說時放盞晚。昨晚祝。關首詩題詠沐園。(自)淡烟道。這本詩稿。看便許你看。解要我解的。公主道。我雖不會做詩。這幾個字。議總還解得。何必就要你解。淡烟道。字議怕道不解。只爲你不認得題目耳。卽如這個沐園。你曉得在何處。公主道。這却不知。真要你解的了。淡烟便把初進京城。寓在沐都督園內之事。與他說了。公主方纔去看所詠。不過是亭臺花木之類。便笑道。原來做的詩。到不是混話。只與他相貌一樣。極是豔麗豪雄。凌雲在內聽了。暗想道。這般口氣。未必不肯嫁他。看看這本詩。倒也好的。公主看完這幾首。看到了詠白無雙十首竹枝詞。淡烟便道。這十首真是笑話。我從前最喜念。如今却也忘了。你要逐首念出來。待我講你聽。只是不要又來罵人。公主道。我今夜吃了你的酒。着實歡喜。再不動氣的了。說罷朗聲吟道。

餘桃滋味世同甘。美女何能及美男。樂府舊傳周小史。今時小史亦何慚。

(自)不覺笑道。我看白如玉的相貌。也只平常。那裏就勝過美女。況且餘桃滋味。也未必世所同甘。稱贊得太過了。說罷又吟道。

解語芳姿在玉欄。東王終日笑相看。豈知風雨從空至。斷送花名一夕殘。  
(自)因問道。這主人是那一個。這風雨又是甚麼人。淡煙就把白無雙。自小養在沐家。被張起鵠強奸之事說與他聽。又道下邊一首便是詠張起鵠的。公主又連吟道。

高才自擬占鰲頭。賈勇先登月窟遊。貴子却教人共拚。邯鄲俠客假風流。  
淒涼旅館歎黃昏。坐擁紅爐火未溫。何幸夫人天上落。碧紗帳裏夢消魂。

(自)又問道。這個是誰。淡煙說。白無雙逃出外邊。被張綵藏匿在家等事。公主又吟道。

關內施威爲狡童。大街怒馬勢如風。華堂大厦何堪惜。惆悵雲歸玉岫空。

(自)公主又問淡煙。淡煙又把沐都督平寇回來。打到曹元家內。搶回白無雙之事。說了一遍。公主又吟道。

掩泣歸來無限羞。新歡爭似舊溫柔。芳心不作沾泥絮。又逐東風到隴頭。

(自)又問道。這是那個新歡。淡煙笑道。這個人論理不該講與你聽。然而他做兒子的。尚且把父親說笑。何妨我是繼女。這就是姊姊你尊翁張太爺了。住在沐府。也與無雙有交。無雙心內還念着張綵。所以又逃了出來。張綵把他寄在劉瑾家的。公主也笑道。我却不認得這位太爺。淡煙道。他的神情面目。與姊姊一般。生得風流跌宕。只多了些鬍鬚。下邊兩首就說着你的尊夫。一連讀下去便了。公主又吟道。

一朝貴寵事承華。專夕傾宮劇可誇。却笑吹笙王子晉。也來偷折半枝花。  
雨散雲飛出楚宮。幾回回首望重瞳。人間天上音容隔。最苦相思是病中。

(自)淡煙又講道。太子的宮門。名爲承華門。今上其時尚在儲位。劉瑾把無雙帶進宮中。私侍枕席。郭殿下也奉旨入內。伴讀東宮。他性好吹笙。人都說他是王子晉轉世。不知怎樣。又愛了他。被太子得知。一場大鬧。就把白無雙拈出宮門。仍歸沐府。又病了多時。方纔好的。公主聽了。也是大笑。又連吟道。